

雷抒雁 诗文集

第 ③ 卷

还原《诗经》



人民文学出版社

雷抒雁 诗文集

第③卷

还原《诗经》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抒雁诗文集:全8册/雷抒雁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484-4

I. ①雷… II. ①雷…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③《诗经》—诗歌研究④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4005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9.75 插页 17
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484-4
定 价 200.00 元(共八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抒雁同志

二零一八年二月
的来信及承赠大作，
新诗早已收到，迟复为歉。你对诗词
研究的功底颇深，写的也很好，充满真挚
之情，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
不能做。我是您万千读者中的一员，我为
此深感高兴。敬颂

大安

温家宝
十月十七日

我是您万千读者中的一个(代序一)

温家宝

抒雁同志：

二零零八年二月的来信及承赠大作、新诗早已收到，迟复为歉。你对诗词研究的功底颇深，写得也很好，充满真挚之情，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我是您万千读者中的一个，我为此深感高兴。敬颂大安。

温家宝 十一月七日

以诗译《诗》(代序二)

——读雷抒雁先生的《〈国风〉新译》

牛宏宝

最近,著名诗人雷抒雁先生致力于《诗经》的诗性解读,写出了一系列思致深邃、敏锐的关于《诗经》的随笔,刊于《中国教育报》、《文汇报》等副刊。这些文章可谓近年来关于《诗经》研究的解颐之作。之所以是解颐之作,在于《诗经》的研究一直没有摆脱经学传统,也没有摆脱以学问解《诗》的路数,而雷抒雁先生却明确掲橐“以诗读《诗》”“还《诗经》于诗”的大旗。虽然“以诗读《诗》”在清末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所倡,却一直未见切实的落实。因此,雷先生以诗人的襟怀倡导“以诗读《诗》”,在目前的《诗经》研究中确是独异的呼唤。同时,雷抒雁先生还用现代语体诗翻译了《国风》八十六首,以作“以诗心译《诗》”的具体实践。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当代诗人,对于诗的另一思考方式。因为,我深信,雷抒雁先生在这个浮躁而不读书的年代里,来做这样的工作,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在继续着他对诗的探索,继续着把读者与诗性的甘泉连接起来的努力。

说起《诗三百》的现代语体翻译,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大家做起白话文才有的事。最早的《诗经》白话注释,出版于一九一八年,但那时的《诗经》白话翻译,却未见整体的本子,只是

个别诗的白话试译。查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白话翻译，只有一九三二年上海女子书店出版的陈漱琴编译的《诗经情诗今译》。不知道是个什么面貌。据台静农先生在《龙坡杂文》里回忆说，北京大学的大音韵学家魏建功先生曾用白话译《伐檀》，因用道地口语，不免粗鲁，当时即引起争论：卫道者说“褻渎经典”，属“大不敬”；文人们也觉得虽用白话，也要雅驯；只有年轻人说，“活像卖劳力人的口气”。可惜，我没有找到魏建功先生的翻译，不知道怎么个“粗鲁”，也不知道怎么个“活像卖劳力人的口气”。不过，这三种态度，大概可以说锁定了《诗》之白话翻译的基本问题范围。

《诗经》白话翻译的第一个高潮，是一九五〇年代。一九五一年汪原放先生出版了《诗经今译》第一册“国风”。看来他是想把《诗经》全部译为白话的，但没有见后续的译本出现。大家知道，汪原放是编辑家和出版家，被誉为“为传统小说标点的第一人”，也是白话文标点系统形成的重要人物。上世纪五十年代白话翻译《诗经》的，主要是由大学问家进行的，一是陈子展一九五五年的《诗经选译》，一种是余冠英一九五六年版的《诗经选译》，一是李长之一九五六年版的《诗经试译》。其中，最为读者认可的是余冠英先生的选译，直到现在许多大学中文系的参考书中，余译本都荣列其中。《诗经》白话翻译的另两个高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最近几年。这两个时期的特点是，翻译的版本不下十几种，另外，就是多为全译。此外，台湾地区也出了几种白话翻译本。

在这三个时期中，从印行版次上看受到欢迎的，是余冠英的《诗经选译》，程俊英的《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版），袁梅的《诗经译注》（其中“国风”部分，出版于1980年，齐鲁出版社），周振甫的《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1版）。

台湾地区出版的本子中马持盈《诗经今注今译》(1978年第1版)再版的次数最多。

用白话翻译《诗经》，当然是汉语从文言转到白话，出现了语言上的断裂而导致文言承载的东西阅读起来发生困难，这才有了翻译的必要，因此，大多数的翻译其实就是为了《诗经》这个上古时期的诗歌总集，能够在白话文的时代普及阅读而做的。正是这种普及传统经典的重要性，才使许多大学者耗费时日，来做这项工作。但翻译中也有为普及本好卖而做的，因为一度白话译本曾经很赚钱，鱼目混珠也就难免了。

但无论如何，任何翻译，无论是跨语际的翻译，还是同一语言传统著作翻译为当前使用的语体的，其实都是一种理解。就《诗经》的白话翻译来说，就面临这样几个基本的理解问题：

其一，如何处理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解释，尤其是儒家“经学化”的解释？

其二，是把《诗经》处理成格律诗，还是歌谣体，拟或自由诗？

其三，白话翻译是注重于通俗化的表述，还是注重于一种同样具有诗性揭示的表达？是紧扣原诗，还是如郭沫若所说“统摄原意，另铸新词”？

这三个基本理解问题，使得表面看来简单的白话翻译变得复杂起来。

对于第一个问题，周振甫、程俊英、陈子展诸先生的译文，对儒家加于《诗经》每首诗上的经学化的解释，是既有保留，也有批判，但保留的要多一些。唯一彻底摆脱儒家经学解释，是余冠英的译文。甚至余译本的注解，也尽可能不用儒家附会式的解释。这就导致了对原诗理解和译文处理上的很大差异。

至于第二、第三个问题，余冠英在他的《诗经选译》“后记”

中确立了自己的翻译原则：

“一、原作如果是格律诗，译文也要是格律诗。二、原作如果是歌谣，译文要尽可能保存歌谣体的风格。三、逐句扣紧原诗的意思，但须少用直译，避免硬译、死译。四、译文要读得上口，听得顺耳。五、词汇和句法要有口语的根据。”除了这些基本的原则外，余冠英还坚持“传达原诗的风味和情调，并且要求语言的自然流畅”。在译文的具体处理上，余译本还坚持“译诗不曾增减过行数，不曾颠倒过句子的次序，也不曾放弃过韵脚”。周振甫的翻译虽然没有明确说自己翻译的原则，但通观其译文，他基本上走的是余译本的翻译路子，格律的以格律译，歌谣的以歌谣体译。而程俊英的则基本上走的是七言体，诗句排列很整饬。当然还有些译文是认定了《诗经》是四言格律，就坚持用格律体来译。

雷抒雁先生的“国风选译”，因为他是“以诗心读《诗》”，所以他注重的是每首原诗文本中的诗性的感动，这样，儒家经学化的解释就被他彻底摆脱了。这在我看来，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许多学问家治《诗经》，虽然觉得《诗经》毕竟是诗，所以应该“就诗论诗”（程俊英语），但他们仍然是把《诗经》当作一门学问来做的，而儒家建立的《诗经》经学就是这门学问中的传统命脉了。这样，学问家进入《诗经》的门径就是经学，而不是诗，他们不是从诗性的文本本身入《诗》。雷抒雁是诗人，他读《诗经》入角是诗，体会的是每首诗的诗性，是文本本身包含的诗性，他的目的也不是学问，而是诗。这就使他对《诗经》的解读具有了以诗心入《诗》的方法论优势。这并不是说雷先生不做学问，而是立足点不同。雷抒雁解读《诗经》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诗，他要从每首诗的体式、情调、节奏和感动中，去触摸那使当时的人歌唱的那种兴发的心灵震颤。而对于真正诗性的东

西,经学基本上是神经麻木的,他们不懂爱情,只知道有“后妃之德”或者“刺淫”或“淫奔”等伦理情感。清末方玉润对儒家解诗做过这样尖刻的评价:腐儒解《诗经》,使人欲在三百篇中得一陶冶性情之作而不可得。

譬如,《邶风·燕燕》这首被认为“万古送别之祖”的诗,儒家经师解为:卫庄公的妻子庄姜不能生育,遂纳陈国女子戴妫为妾,生了公子完。庄姜视公子完如己出。卫庄公死后,夫人庄姜送卫庄公的妾戴妫回其母国陈国。此诗就是庄姜的送别诗。周振甫、陈子展等先生均坚持“毛诗小序”的这一解释。而程俊英则遵从了另一个说法,说是卫国君送其二妹出嫁的“送嫁诗”。但雷抒雁读此诗,却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感情会促使一个人唱出这样的歌来?庄姜对一个妾会有这样的感情吗?国君对其要出嫁的二妹怎么会有这样的感情呢?正是基于对原诗文本中蕴涵的情感逻辑的细心体验,使雷抒雁认定此诗是一个男子送自己热恋的女子嫁给了别人的“送别诗”。并从原诗前三章的调式与第四节完全不同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发现:此诗第四节有狗尾续貂的嫌疑。这样,得出的译文就完全不同了。这里把他们对此诗的译文展示一下:

周振甫第一章译文:

燕子展开翅膀飞,
翅膀展开不整齐。
这个妇人去大归,
远远送她到郊区。
睁眼望她望不见,
哭泣眼泪落如雨。

程俊英的第一、二章译文:

燕子双双飞天上，
参差不齐展翅膀。
这位姑娘要出嫁，
送到郊外远地方。
遥望背影渐消失，
泪珠滚滚雨一样。

燕子双双飞天上，
忽高忽低追随忙。
这位姑娘要出嫁，
送她不嫌路途长。
遥望背影渐消失，
凝神久立泪茫茫。

雷抒雁第一、二、三章的译诗：

燕子燕子比翼飞，
一前一后紧相随。
心爱的姑娘要嫁人，
远远送她到郊外。
直到踮脚看不见，
泪落如雨水。

燕子燕子比翼飞，
上上下下紧相随。
心爱的姑娘要嫁人，
暗暗送她远离去。
直到踮脚看不见，

站立自流泪。

燕子燕子比翼飞，
呢呢喃喃紧相随。
心爱的姑娘要嫁人，
远远送她向南去。
直到踮脚看不见，
叫人好伤悲。

显然，周的译文中用了“大归”，来表出送妾归国之意；程的译文整饬而少情感。他们的译文都无法把原诗所有的情感强度表达出来。雷的译诗明确了“心爱的姑娘要嫁人”的别样送别情，情感强度和节奏都很强烈。

与此同时，雷抒雁认为《诗经·国风》虽然以四言为主，虽然是歌谣，但它们都是自由体诗歌。所以，译诗也应走自由体的道路，而不应该翻译为格律诗。所以他的译诗显得自由，有韵律感和节奏感。而无论是处理成格律诗还是歌谣体，其自由感、韵律感和节奏感，都很难体现出来。这里我们比较一下余冠英与雷抒雁对《召南·摽有梅》的不同译文：

余译：

梅子纷纷落地，
还有七成在树。
有心求我的小伙子，
好日子休要耽误！

梅子纷纷落地，
树头只剩三分。

有心求我的小伙子，
到今儿不要再等。

梅子纷纷落地，
得使簸箕来收。
有心求我的小伙子，
只要你开一开口。

雷译：

熟了的梅子开始落了，
树上还有七成。
想要娶我的小伙呀，
还不快择个良时吉辰。

熟了的梅子纷纷落下，
树上还剩下三成。
想要娶我的小伙呀，
今天你就来迎。

熟透的梅子全都落尽，
随你拾满筐满笼。
想要娶我的小伙呀，
来吧，只要你说句话就成。

相比较而言，雷译更自由，节奏变化也强，同时把迫不及待的待嫁心情层层递进地翻译了出来。这正是原诗的节奏感和情调。但余译在这方面，稍微差一些。读余冠英的译文，虽然也很顺畅和通俗，但他的歌谣体太过单一，读起来有点顺口溜的味

道。难怪他自己也不满意地说：“我现在已经发现这些译文的一个缺点，就是诗形太整齐，句式变化少，读多了也会感到腻烦的。”而雷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

郭沫若在谈到他翻译《九歌》时说：“原作是诗，你的译文也应该是诗。”为此，郭沫若主张翻译者有自由可以“统摄原意，另铸新词”。译诗也必须是诗，这正是雷抒雁所坚持的。同时，他认为，翻译并不是自己写自己的，如果是那样，那就是自己创造而非翻译。翻译是就原诗的诗意创作诗。因此，雷抒雁对自己译诗定的标准就是：每首译诗读起来也要是一首独立的诗，虽然它要站在原诗的旁边。而这却是许多其他翻译者所忽略或没有做到的。现在流行的许多《诗经》白话翻译，就像是一个押韵的说明。这就像药的说明一样，药能治病，说明却治不了病。翻译不是说明，译诗也应该具有诗性的。这正是雷抒雁翻译的《国风》的特点。

诗人译诗，诗更像诗（代序三）

艾克拜尔·米吉提

美文不可译，诗更难译，这似是公论。然而，古今中外的译者并不因此望而却步。一种崇高的精神在推动着他们。人类文明的脚步，因为翻译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畅达。可以说，翻译就是一座金桥，将不同文明的彼岸连接在一起。

关于诗的翻译，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曾在一九八六年的金山国际汉学家笔会上与笔者有过一次交流。费德林说，他曾经翻译李白的诗，每一句、每一个字译文绝对准确，但是，他自己读起来依然不像俄语诗句。于是，他将李白诗歌译稿送著名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过目。阿赫玛托娃将诗文译稿略作改动后给他。他再阅读时，发现阿赫玛托娃并没有改动诗句的任何内容，而只是将他译文顺序作了诗化调整——合乎俄语诗韵，于是，李白的诗便灿然变为俄语诗行吟唱。

关于《诗经》，读者皆知，是我国诗歌之源。在白话文时代来临之前，读者均是以阅读原文汲取诗的滋养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或许就是那时的经验。在白话文时代来临、盛行近百年后，对于古代汉语的记忆似是留在了课堂，抑或渐行渐远。对于《诗经》精美的诗句，大多数人已近乎读不明白，由此望而却步，更由此变得生疏起来。最早感受到这一变迁的，恐怕是郭沫若先生。他的《离骚今译》便是一个例证。而今，著名诗人雷抒雁

举四年光阴翻译出《诗经·国风》，更是一种创举。由诗人译诗，诗更像诗。显然，每一首译诗饱含着千古诗韵。相信读者会通过雷抒雁先生的笔端，细细品读穿越千年时光而来的精美诗句，并从内心深处为此唱和。

没有不朽的译著，只有不朽的原著。可以预想，翻译的脚步不会停息。我们期待着有更新更美的译本出现。

目 录

我是您万千读者中的一个(代序一)	温家宝 (1)
以诗译《诗》(代序二)	牛宏宝 (2)
诗人译诗,诗更像诗(代序三)	艾克拜尔·米吉提 (11)

《国风》新译

周南(11首)	(3)
关雎(3) 葛覃(5) 卷耳(7) 樛木(9) 蟋蟀(11)	
桃夭(13) 兔置(15) 采芣苢(17) 汉广(19) 汝坟(21)	
麟之趾(23)	
召南(14首)	(24)
鹊巢(24) 采芣苢(26) 草虫(27) 采蘋(29) 甘棠(31)	
行露(32) 羔羊(34) 殷其雷(36) 摽有梅(38) 小星(40)	
江有汜(42) 野有死麕(44) 何彼秣矣(46) 驺虞(47)	
邶风(19首)	(48)
柏舟(48) 绿衣(50) 燕燕(52) 日月(54) 终风(56)	
击鼓(58) 凯风(60) 雄雉(62) 匏有苦叶(64) 谷风(66)	